

## 卷第二百五十一 談諧七

周願 劉禹錫 袁德師 李程 楊虞卿 沈亞之 張祜 交廣客 盧肇 章孝標 南卓 王智興 盧發 裴休 馮袞 鄰夫 關圖 楊玄翼 裴慶餘 趙崇 鄭光業

周願

唐周願，嘗奉使魏州，節度使田季安引之連轡。路見一驢極肥，季安指示願曰：「此物大王世充。」應（願曰下九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聲答曰：「總是小寶（寶字原空缺，據因話錄補）建德。」李巽性嚴毅，不好戲笑。時願（嚴毅下八字原空缺，據因《話錄補》）知河西鹽鐵留事，將至。李戒從事曰：「周生好諧謔，忝僭無禮。幸諸賢稍莊以（周生下十五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待之。及願至，數燕。李公寒溫外，不與之言，周（溫外下七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亦無由得發。一日，饌親賓，願亦預焉。李公有故人子弟來投，（公有下八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落拓不事。遍問舊別墅及家童有技者。圖書有名（技原作之，名原作答，者圖二字原空缺。據《因話錄》改補）者。悉雲貨卻。李責曰：「未官家貧，產業從貨，何至（至字原空缺，據《因話錄》補）書籍古畫店彼除？「惆悵久之。復問一曰：「有一本虞永興手書《尚書》，此又在否？「某人慚懼，不敢言貨，云：「暫將典錢。願忽言曰：「此《尚書》大迤厄。願忘先拒其談諧是，遂問曰：「《尚書》何迤？願曰：「已遭《堯典》、《舜典》之苦，此而即典。願（明抄本之苦作又被。而即作兒郎。）李之顏大開，自更不捨。（原缺出處，今見《因話錄》四）又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軍（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司馬，韓愈為巡官，同在使幕。或譏年輩相懸，願曰：「大蟲老鼠，俱為十二屬，何怪之有？「旬日布於長安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劉禹錫

唐劉禹錫牧連州，替高寓。寓後入羽林將軍，自京附書曰：「以承眷，輒舉日代矣。」劉答書云：「昔（答書云昔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有一話，曾有老嫗山行，見大蟲羸然跬步而不進，若傷其足。嫗目之，而虎遂自舉足以示嫗，乃有芒刺在掌，因為拔之。俄奮迅闕吼而愧其恩。自後擲麋、鹿、狐、兔於庭，日無缺焉。嫗登垣視之，乃前傷虎也。因為親族具言其事，而心異之。一旦，忽擲一死人，血肉狼藉，嫗乃被村胥訶捕。嫗具說其由，始得釋縛。嫗乃登垣，伺其虎至而語曰：感矣，叩頭大王，已後更莫拋死人來也。」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袁德師

唐汝南袁德師，故給事高之子。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，起書樓。洛人語曰：「昔日婁師德園，今乃袁德師樓。」（原缺出處，明鈔本作出《嘉話錄》）

李程

唐劉禹錫云：「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謔，為夏口日，有客辭焉。李曰：且更三兩日。客曰：業已行矣，舟船已在漢口。李曰：但相信住，那漢口不足信。其客胡盧掩口而退。又因與堂弟（堂弟原作裳以，據明抄本改）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飲，石收頭子，舛者罰之。石曰：何罰之有？程曰：汝忙鬧時，把他堂印將去，又何辭焉？酒家謂重四為堂印，蓋譏石。太和九年冬，朝廷有事之際，而登庸用也。」（出《嘉話錄》）

楊虞卿

唐郎中張又新，與虔州楊虞卿，齊名友善。楊妻李氏，即郾相女，有德無容。楊未嘗介意，敬待特甚。張嘗語楊曰：「我年少成美名，不憂仕矣。唯得美室，平生之望斯足。」楊曰：「必求是，但與我同好，定諧君心。」張深信之。既婚，殊不愜心。楊秉觴獨之曰：「君何太癡！」言之數四。張不勝其忿，回應之曰：「與君無間，以情告君。君誤我如是，何為癡？」楊於是歷數求名從宦之由，曰：「豈不與君皆同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「然則我得醜婦，君詎不同耶？」張色解，問：「君室何如我？」曰：「特甚。」張大笑，遂如初。張既成家，乃為詩曰：「牡丹一朵直千金，將謂從來色最深。今日滿欄開似雪，一生辜負看花心。」（出《本事詩》）

沈亞之

唐沈亞之常客游，為小輩所試，曰：「某改令，書俗各兩句：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。東行西行，遇飯遇羹。」亞之答曰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欺客打婦，不當婁羅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張祜

唐張祜客淮南幕中。赴宴，時舍人杜牧為御使，座有妓人索骰子賭酒。牧微吟曰：「骰子逡巡裏手拈，無因得見玉纖纖。」祜應聲答曰：「但知報導金釵落，彷彿還應路指尖。」祜未識（識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白居易。白刺史蘇州，始來謁。才相見，白謂曰：「久欽藉甚，嘗記得右款頭詩。」祜愕然曰：「舍人何所謂？」白曰：「鴛鴦鈿帶拋何處。孔雀羅衫付阿誰？非款頭何邪？」張■微笑，仰而答之曰：「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。」白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非目連變何邪？」遂歡宴竟日。趙公令狐綯鎮維揚，祜常預狎宴。公因熟視祜，改令曰：「上水船，風太急。帆下人，須好立。」祜答曰：「上水船，船底破。好看客，莫倚柁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交廣客

交廣間遊客，各求館帖。所至迎接甚厚，驢路每處十千。廣帥盧鈞深知其弊。凡求館帖者，皆云：「累路館驛，供菜飯而已。」有客齎帖到驛，驛司依帖供訖，客不發。驛吏曰：「恐後更有使客，前驛又遠，此非宿處。」客曰：「食帖如何處分？」吏曰：「供菜飯而已。」客曰：菜飯供了，還我而已來。驛吏（吏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相顧，莫知所為。客又迫促，無計，吏問曰：「不知而已。」曰：（曰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：「大於驢，小於騾。若無可供，但還我價直。」驛吏問：「每一而已。其價幾何？」客曰：「三五千。」驛吏逐斂送耳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盧肇

唐盧肇初舉，先達或問所來。肇曰：「某袁民也。」或曰：「袁州出舉人邪？」肇曰：「袁州出舉人，亦非。」

蓋稀矣。」又肇就江西解試，為試官末送。肇有啟事謝曰：「巨鼈鳳鼎，首冠蓬山。」試官謂之曰：「某昨限以人數擠排，雖獲申展，深慚第名奉洩。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？」肇曰：「必知明公垂問。大凡頑石處上，巨鼈載之。豈非首冠邪？」一座（座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聞之大笑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#### 章孝標

唐章孝標及第後，寄淮南李紳詩曰：「及第全勝十政官，金湯渡了出長安。馬頭漸入揚州郭，為報時人洗眼看。」紳亟以一絕答之曰：「假金只用真金鍍，若是真金不鍍金。十載長安得一第，何須空腹用高心。」（出《摭言》）

#### 南卓

唐郎中南卓，與李修古親表昆弟。李性迂僻，卓常輕之。李俄授許州從事，奏官敕下，時許帥方大宴，忽遞到開角，有卓與李書。遂執書喜白帥曰：「某與卓二十三表兄弟，多蒙相輕。今日某忝為尚書賓幕，又奏署敕下，遽與某書，大奇。」及啟緘云：「即日卓老不死，生見李修古上除因（明抄本因作目）。」帥請書看，合座大笑。李修古慚甚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#### 王智興

唐王智興帶使侍中，罷鎮歸京。親戚間有以選事求智興論薦，固不允。遂請致一函與吏部侍郎。吏部印尾狀云：「選人名銜謹領訖。」智興曰：「不如侍中也有用處。」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#### 盧發

唐中書令白敏中鎮荆南，杜蘊廉問長沙，請從事盧發致聘焉。發酒酣傲睨。公少不懌，因改著詞令曰：「十姓胡中第六胡，也曾金閣掌洪爐。少年從事誇門地，莫向樽前氣色粗。」發答曰：「十姓胡中第六胡，文章官職勝崔盧。暫來關外分憂寄，不稱賓筵語氣粗。」公極歡而罷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#### 裴休

曲江池本秦時豈洲。唐開元中，疏鑿為勝境。南即紫雲樓芙蓉苑，西即杏園、慈恩寺。花卉環周，煙水明媚，都人遊賞。盛於中和上巳節。即錫宴臣僚，會於山亭，賜太常教坊樂。池備採舟，唯宰相、三使、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。傾動皇州，以為盛觀。裴休廉察宣城，未離京，值曲江池荷花盛發，同省閣名士遊賞。自慈恩寺，各屏左右，隨以小僕，步至紫雲樓。見數人坐於水濱，裴與朝士憩其旁。中有黃衣半酣，軒昂自若，指諸人笑語輕脫。裴意稍不平，揖而問之：「吾賢所任何官？」率爾對曰：「喏，郎（明抄本郎作即，下同）不敢，新授宣州廣德令。」反問裴曰：「押衙所任何職？」裴效之曰：「喏，郎不敢，新授宣州觀察使。」於是狼狽而走，同座亦皆奔散。朝士撫掌大笑。不數日，布於京華。後於銓司訪之，云：「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。」宣皇在藩邸聞是說，與諸王每為戲談。其後龍飛，裴入相。因書麻制，回謂樞近曰：「喏，郎不敢，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矣。」（出《松窗雜錄》，按見《劇談錄》卷下）

#### 馮袞

唐馮袞牧蘇州，江外優佚，暇日多縱飲博。因會賓僚擲盧，馮突勝，以所得均遺一座，乃吟曰：「八尺台盤照面新，千金一擲鬥門精神。合是賭時須賭取，不妨回首乞閒人。」更因飲酣，戲酒妓。而軍倅留情，索然無緒。馮呵之曰：「老夫過戲，無能為也。」倅斂衽而謝。因吟曰：「醉眼從伊百度斜，是他家屬是他家。低聲向道人知也，隔坐剛拋荳蔻花。」（出《抒情詩》）

#### 鄰夫

有睹鄰人夫婦相諧和者，夫自外歸，見婦吹火，乃贈詩曰：「吹火朱唇動，添薪玉腕斜。遙看煙裡面，大似霧中花。」其妻亦候夫歸，告之曰：「每見鄰人夫婦，極甚多情。適來夫見婦吹火，作詩詠之。君豈不能學也？」夫曰：「彼詩道何語？」乃誦之。夫曰：「君當吹火，為別制之。」妻亦效吹，乃為詩曰：「吹火青唇動，添薪黑腕斜。遙看煙裡面，恰似鳩盤茶。」（出《笑言》，明抄本作出《笑林》）

#### 關圖

唐荊州，衣冠藪澤，每歲解送舉人，多不成名，號曰「天荒解」。劉蛻以荊州解及第，號為破天荒。爾來關圖、常儵、皆荊人也，率有高文，連登上科。圖即戎校之子，及第歸鄉，都押衙輩為其張筵。乃指盤上醬甌，戲老校曰：「要校卒為者。」其人以醋樽進之曰：「此亦校卒為者也。」席人大噓。關圖妻，即常儵妹，才思婦也，有《祭夫文》行於世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楊玄翼

唐咸（咸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）通中（中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，楊玄翼怒舉子車服太盛，欲令騎驢。時有詩曰：「今年（今年原作□有看三字，據明抄本改）詔下盡騎驢，紫軸緋氈滿九衢。清瘦兒郎猶自可，就中愁殺鄭昌圖。」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#### 裴慶餘

唐裴慶餘，咸通末，佐北門李蔚淮南幕。常游江。舟子刺船，誤以篙竹濺水，濕妓人衣。蔚為之色變。慶餘遽請彩箋，紀一絕曰：「滿額蛾黃金縷衣，翠翹浮動玉釵垂。從教水濺羅裙濕，知道巫山行雨歸。」蔚覽之極歡謔，命宴者傳之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#### 趙崇

雖盧氏衣冠之盛，而累代未嘗知舉。乾符中，盧攜在中書，以宗人無掌文柄者，乃擢群從陝虢觀察使盧渥，司禮闈。是年秋，黃巢犯闕，僖皇播遷，舉人星迸。迨復京都，裴贄連知三舉，渥有羨色。趙崇戲之曰：「閣下所謂出腹不生養主司也。」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鄭光業

鄭光業，中表間有同人試者。時舉子率以白紙糊案子，光業潛紀之曰：「新糊案子，其白如銀。入試出試。千春萬春。」光業弟兄，共有一巨皮箱。凡同人投獻，詞有可嗤者，即投其中，號苦海。昆季或從容，用資諧戲。即命二僕。舁苦海於前，人閱一編，皆極歡而罷。光業常言及第之歲，策試夜。一同人突入試鋪。為吳語，謂光業曰：「必先必先，可以相容否？」光業為輟半鋪之地。又曰：「必先必先，謔仗取一杓水？」亦為取之。又曰：「便乾托煎一碗茶，得否？」欣然與烹煎。居二日，光業狀元及第，其人首貢一啟，頗敘一宵之素。略曰：既蒙取水，又使煎茶。當時不識貴人，凡夫肉眼。今日俄為後進，窮相骨頭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